#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重霸孟州道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詩曰

堪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轉魁梧略　施子難爲遠大圖　頃刻趙城應返璧　逡巡合浦便還珠　他時水滸馳芳譽　方識男兒蓋世無

說話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謅謅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諢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

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兊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裡有八九十箇棄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兊坊裡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月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覔如此撰錢近來被這本管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諢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太嶽爭交不得

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乞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傷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

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里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厮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乞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

有趣子肯是笑可供一笑

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麽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肴菓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

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傑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强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荅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徃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荅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教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

遠戍牢城作配軍　偶從公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鑒　雙手擎還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

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裡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厮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閑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裡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裡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快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荅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

不。醉。妙。
已。三。妙。
問。寬。巳。

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僕人少間也自去了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膀膊下面腿絣護膝八荅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吃早飯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

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
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吃
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
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
筭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
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
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
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
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
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
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

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待事畢時盡醉方休既然哥哥原來酒後越有本事時恁地先敎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裡的好酒菓品餚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麽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敎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厮敎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籮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施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大漢壯健的人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看那箇酒店時但

見

門迎驛路戶接鄉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黃槐遮酒肆壁上描劉伶貪飲窓前畫李白傳杯淵明歸去王弘送酒到東籬佛印山居蘇軾逃禪來北閣聞香駐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終日卧斜陽可刪

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肴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吃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快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身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迸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箇

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林樹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瓦甕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婦當壚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醒便是二升也醉却可剛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人可笑兒長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麽武松道遮莫酸鹹苦

妙人

澀問甚滑辣清香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望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菜品按酒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吃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

妙

時我還要吃施恩叫僕人仍舊安頓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
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
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
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
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
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
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
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
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麁疎一身紫肉橫生幾道青筋暴起黃
髯斜起唇邊撲地蟬蛾怪眼圓睜眉目對懸星像坐下

猙獰如猛虎行時彷彿似門神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闌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裡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裡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裡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那

婦人生得如何

眉横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笋手輕舒嫩
玉冠兒小明鋪魚魫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
瑞雪金釵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
重賣酒

武松看了瞅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
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在
櫃身裏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裡時
也有五七箇當撑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
主人家在那里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
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

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裡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拏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待要尋鬧相似胡亂換些好的與他噇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好的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吃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妙）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

這廝那上[illegible]不[illegible]耳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
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
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酒武松道過賣你叫
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
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
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
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腰
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裡却好接着
那婦人武松手硬那里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
隻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
渾酒缸裡只一丟聽得撲同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

直丟在大酒缸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只一提擷入懷裡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裡只一丟裡面了一箇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裡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裡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扒不動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箇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吃了一驚踢翻了交椅[illegible]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濶

路上　　　　　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
先自吃了那　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
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
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
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
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
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
飛　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
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
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
卻先飛起左腳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腳這一撲

手不似吵竹口環步觴
武松平生的真實學非

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說道若要我饒你

要依我一
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

說
便是三件
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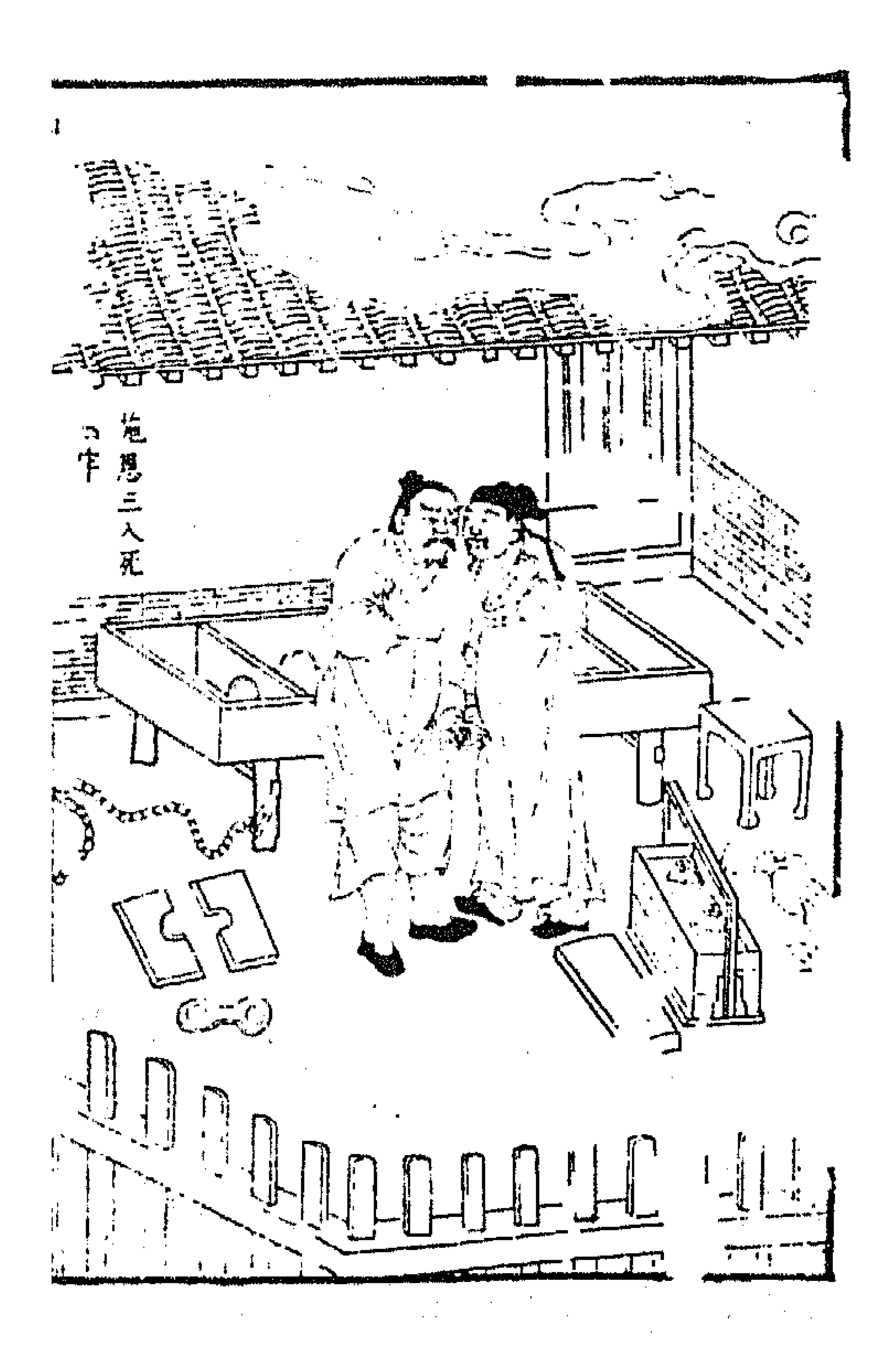
一件事來有分教大鬧孟州城來上梁山泊且教改頭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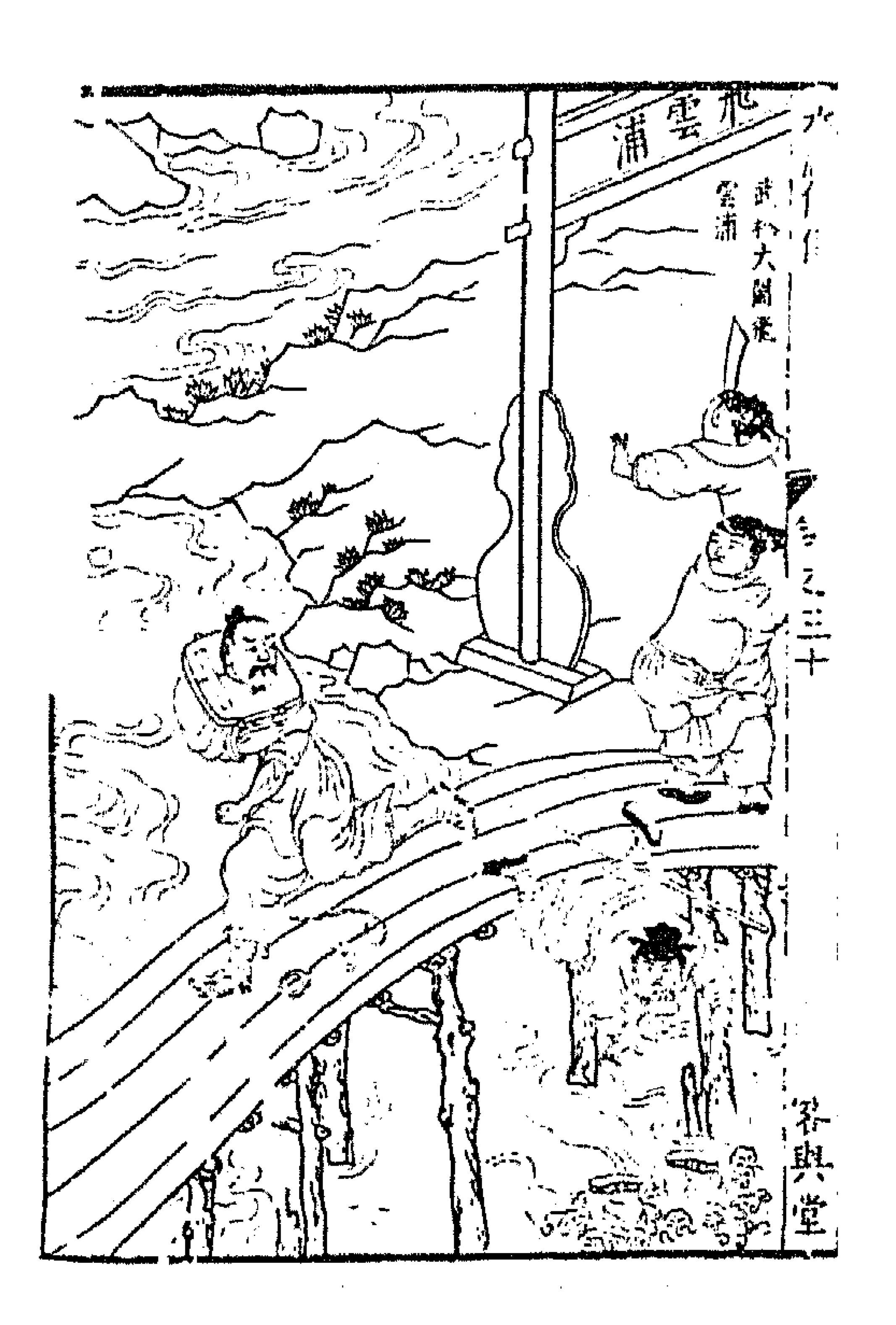
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對蔣門神說出那

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武松固難得而施恩亦不易得蓋有伯樂自

其一也故曰貴鑑有時有英雄無日無


施恩三入死
囚牢


飛雲浦
武松大鬧飛雲浦

#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

## 第三十回

###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詩曰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論　儒書貴莫爭　好條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指定面門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即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强奪他

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里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打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

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厮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潸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幇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荅道好漢且請去店裡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裡看時滿地盡是酒漿這兩箇濕男女正在缸裡扶墻摸壁扎掙那婦人方纔從缸裡扒得出來頭臉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

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之士都來店裡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卓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酒保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里小人武松自從陽谷縣殺了人配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强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眞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就打死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

上樑寄下這厮一條性命則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去了就裝了行李起身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吃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

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家小不知去向這里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裡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磨　報了冤讎是若何　從此施恩心下喜　武松終日醉顏酡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以及深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閑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

牽着一疋馬來店裡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一勇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裡來到得張都監

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叅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鈌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巳人麽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墜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菓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戸把做親人一般

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裡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都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裡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鴈初鳴南樓上動人愁愫寒蛩韵急旅館中孤客憂懷

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妖艷秋色平分催節序
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荅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廻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廻避你是我心腹人何碍便一處飲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

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了張都監着丫鬟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菓卓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窓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蕚唇似櫻桃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嬝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可情不人只圖要腦寄人便將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

妻妾出來飲引千亦可笑也

勸杯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時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廳前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

幘拿條稍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
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裡却待脫衣去
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
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
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稍棒逕搶入
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
箇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稍棒大踏
步直趕入花園裡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奔出來
不提防黑影裡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
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
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裡燈燭

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强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裡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裡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

目睜口呆只得叫屈衆軍漢扛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裡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厮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証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裡監收天明却和這厮說話武松大叫寃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裡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賫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

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這廝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裡監禁了正是

都監貪汙重可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將歌女為婚配　却把忠良做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

得知

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裡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杻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

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呌他家着人去牢裡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荅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弟兄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貪愛金寶只有他不肯要錢以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寛他今後不敎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

買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但可救得他性命當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裡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裡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証

贓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

如水　海內清廉擔德音（此見也央施恩 六銀一百兩）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裡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是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决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裡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裡與武松說話相見了

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囬歸
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
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
來牢裡請衆人吃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
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
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囬去報知那張團練便
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
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贓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
常下牢裏來閘看但見閑人便要拏問施恩得知了那里
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
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裡討得信知長短都不在

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理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也要筭計）你倒撰了銀兩敎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摧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有詩爲證

孔目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遠戍恩

州去　病草淒淒遇煖風

且說葉孔目從公擬斷決配了武松原來武松吃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裡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閘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

兩邉尋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裡來看望兄長只在得康節級家裡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裡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鵞在此請哥哥吃兩塊了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

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裡把這兩隻熟鵞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裡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隻八荅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有詩為證

朝磨暮折走天涯　坐遣行催重可嗟　多謝施恩深餽送　稜稜義氣實堪誇

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

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
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
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鵞來只顧
自吃也不釆那兩箇公人又行了一二里路再把這隻熟
鵞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
把這兩隻熟鵞都吃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
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
里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
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
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尲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
不見又走不過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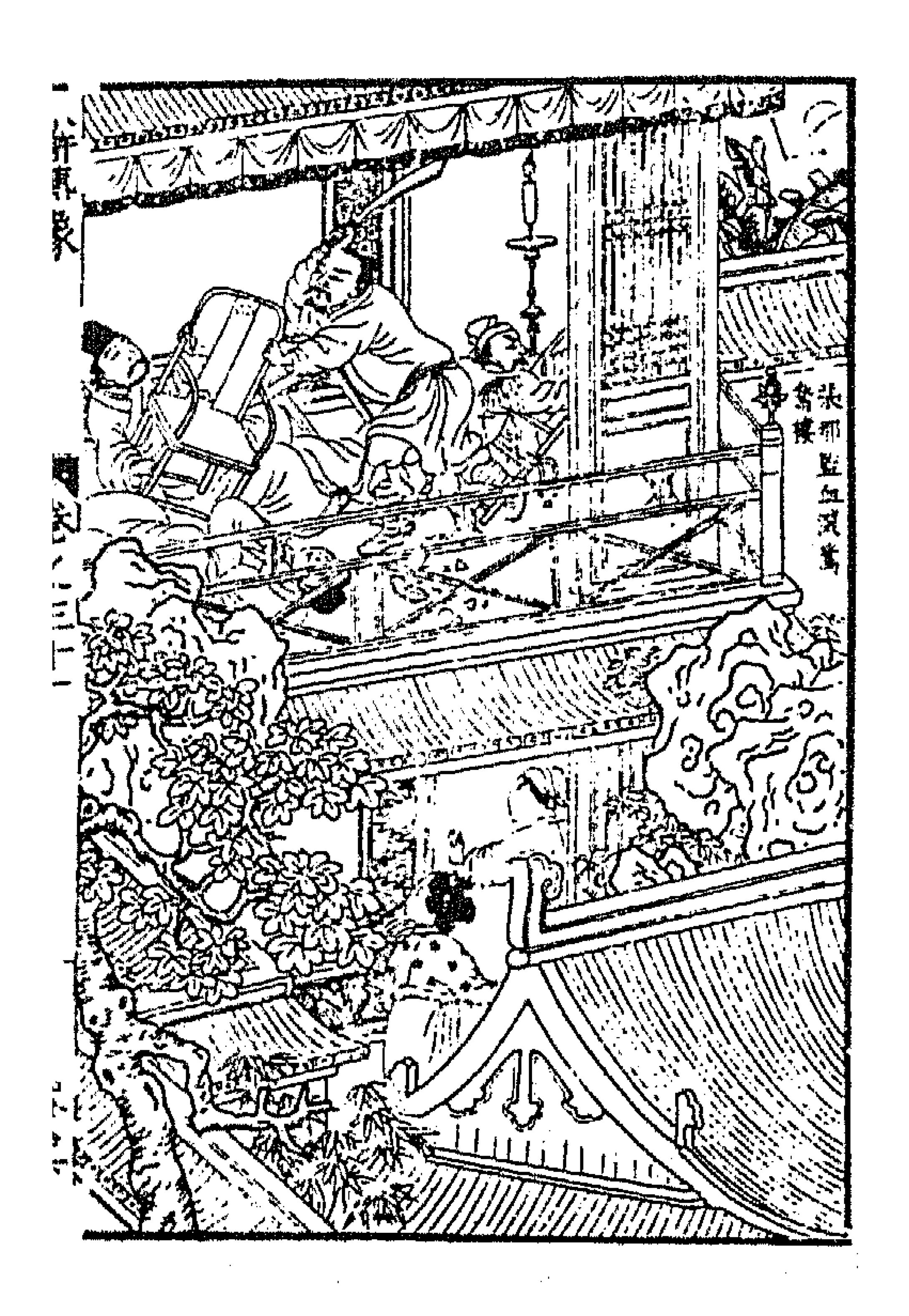
好漢子

魚浦四面都是野港濶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濶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揑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一箇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裡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咚地也踢下水裡去那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扯開封皮將來撇在水裡赶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從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便奪過朴刀來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上却轉身回來這箇

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劈頭揪住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裡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攛在浦裡又怕那兩箇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搠了幾朴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逩回孟州

城裏來不是這箇武松投孟州城裏來要殺張都監有分教畫堂深處屍橫廳事堦前紅燭光中血滿彩樓閣内鬧動乾坤大鬧寰宇正是兩隻大蟲分勝敗一雙惡獸併輸贏畢竟武松再迸回孟州城裏來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看此回文字乃知腹中劒笑裡刀世上無所不有雖然畢竟張都監作何結果害人者人先害之矣又何益哉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詞曰

神明照察難除奸狡之心國法昭彰莫絕兇頑之輩損人益己終非悠遠之圖害衆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福緣善慶皆因德行而生禍起傷財蓋為不仁而至知廉識恥不遭羅網之災舉善薦賢必有榮華之地行慈行孝乃後代之昌榮懐妬懐奸是終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生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迴避

話說這篇言語勸人行善逢善行惡逢惡話裏所說張都

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仇貪圖賄賂設出這條奇計陷害武松性命臨斷出來又使人買囑兩箇防送公人却教蔣門神兩箇徒弟相幫公人同去路上結果他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死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四邉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寒煙
隱隱蔽綠窓朱戶兩兩佳人歸繡幙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投張都監後花園墻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邉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邉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里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邉却掣出腰刀在手裡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拏了攪草棍拔了栓却待

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匹頭揪住卻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裡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裡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里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慌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砍下頭來一脚踢過屍首武松把刀插入鞘裡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縣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裡却

把後槽一床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裡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墻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扒上墻來月却明亮照耀如同白日武松從墻頭上一跳却跳在墻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掇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拴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厨房裡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耻噇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裡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髽角兒揪

任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
要叫時口裡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
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
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廚下燈火
趁着那窓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裡來武松原在衙裡出
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逕踅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
捏手摸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
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
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寃仇再當重重地答報恩相這張
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
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

里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一夜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麽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畫燭高明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剁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只接過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赶入去一刀先剁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下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卓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

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剁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

只合殺三個正身其餘都是多發的

驚小惟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剁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裡搠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搠死了在房裡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有詩爲証

都監貪婪甚可羞　謾施奸計結深讐　豈知天道能
昭鑒　濆血橫屍滿畫樓

武松道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裡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墻邊望下先把朴刀虚按一按刀尖在上棒稍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絣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裡走過對岸却想

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裡有兩雙八荅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滕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里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鉤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了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裡來這四箇

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説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里
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
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内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
箇小門裏面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剥了衣裳綁在
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邉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
裏尋思道却撞在横死人手裡死得没了分曉早知如此
時不若去孟州府裡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
箇清名於世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
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箇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
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剥没一盞茶時只
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

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箇氊笠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裡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裡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趂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强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

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裡强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裡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苦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踈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六十日限滿脊杖二十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公人踢下水裡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搠死了都撇

在水裏思量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扒入墻內去就厨房裡殺了兩箇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捆縛了來那四箇擣身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裡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裡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時也壞了大

哥性命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罣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那裏知我心裡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因此我叫你們等我自來武松道既然如此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仗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

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挑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我見一向無信只道在孟州快活了無事不寄書來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吃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只說到這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裡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裡睡了兩日見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爲証

逃生潛越孟州城　虎穴狼坡暮夜行　珍重佳人識音語　便開綁縛叙高情

却說孟州城裡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裡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裡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塡畫了圖様格目回府裡禀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裡灶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

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等官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裡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營廳地使錢不出城裏捉獲不着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

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裡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篾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負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

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裡打家刼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去那里安身立命方纔免得這罪犯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吃拿了他那里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為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去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看你入夥那里去做個頭領誰敢來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為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

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看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瞞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痴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吃我放翻了把來

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繐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裡嗚嘯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頭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麽張青拍手道二嫂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個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裡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絛把毡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個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裡的酒器留下在這里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盤纏萬無

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扎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裡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里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

果然好個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皂直裰好似烏雲遮體雜色縧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眼金精身間布衲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遠過回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盧六祖直饒揭帝也歸心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

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看那嶺時果然好座高嶺

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石角稜層侵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烟嵐堆裡時聞幽鳥閑啼翡翠陰中每聽哀猿孤嘯弄風山鬼向溪邊侮弄樵夫揮尾野狐立岩下驚張獵戶好似峨嵋山頂過渾如大庾嶺頭行

當下武行者正在嶺上看着月明走過嶺來只聽得前面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窗一箇先生摟着一箇婦人在那窗前看月戲笑武行者見

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
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
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裡不曾發市且把
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内
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
得便把後窗關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
地側首門開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
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麽武行者睜圓怪眼大
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
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菴裡那個先生大
叫道誰敢殺了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

嘗道是
武松

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裡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裡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鬥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個鬥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但見月光影裡紛紛紅雨噴人腥殺氣叢中一顆人頭從地滚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畢竟兩個裏厮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武二郎是箇漢子勿論其他即殺人留姓字一。

鄙已超出尋常萬萬矣

七松亭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